

【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八月十八日一期刊登一篇特稿，题为《美国的缩减了国防力量——其人数足以胜任工作吗？》，摘要如下：

美报
特稿

《美缩减了的国防力量足以胜任工作吗？》

说美战略家认为，苏已打破美在军事上的优势，美应更好地利用现有资金，充实防务

顺应节约之风：

陆军：小些但好些 领导人认为，陆军今天能够比过去二十年间的任何时候战斗得更好。所有十三个现役师都列为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而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只有四个这样的师。还有三个师正在组建。总起来说，陆军现在由七十八万四千名男女军人组成。另外还有六十一万二千名国民警卫队和陆军预备役人员可以在必要时召来服役。即使加上正在组建的另外几个师，美国陆军在世界上仍将占第四位：小于有一百六十六个师一百八十万人的苏联陆军、估计有一百九十个师二百五十万人的中国陆军和有二十九个师八十万人的印度陆军。

陆军面对上述数量的军队还是有信心，主要原因是美国将领们感到美国的技术提供了优势，尤其是在飞机和“百发百中”的导弹和炸弹方面。另一个原因是它的机动性。

但是陆军的装甲部队是有弱点的：它的坦克、卡车和大炮有很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产品，因而再也不能认为可以同俄国人的相匹敌了。坦克严重缺乏。官员们估计，按国会规定的目前的速度来干，可能需要长达五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起充足的储备。

海军：设法“赶上去” 海军是否能够在世界突出表明美国的力量同时又能保卫生死攸关的海上航线，这一点在这个军种内部受到严重怀疑。据参谋长联席会议计算，拥有四百九十六艘舰只的海军比完成它的任务所需要的最低数字大概少三百二十艘舰只。这种局面今后将存在很长时间。当前，美国海军由二百八十三艘作战舰只组成，苏联海军有四百五十六艘作战舰只。

在越南战争期间，海军缺乏建造新舰只的费用。在让陈旧的舰只退役之后，海军现在处于一种必须赶上去的局面，这将花费数十亿美元。

海军非常担心另一件事情是舰队的战备状况。海军现有五十三万七千名男女军人，而在越南战争的高潮时期有七十七万五千名。这个

军种每年招募十万人以保持队伍满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海军的八十多种军事专业中，只有五十五种在招募时可以招满定额。

空军：致命的新武器 今天空军在飞机和人力的数量上比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小。但是装备的改善使它的摧毁能力和作出反应的速度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和快得多。

——红外线装置、激光束、微光电视和改进了的雷达使驾驶员能够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准确地向他们的目标发射制导炸弹和导弹。

——通过电子技术手段搜集情报的工作大大改进了。装在飞机、远距离操纵无人驾驶飞机和卫星上的特殊照相机和传感器可以使军事领导人更好得多地了解潜在的敌人正在干什么。

——在核威慑力量方面，用以击中不同预定目标的多弹头是对以陆地为基础的民兵式导弹力量进行的一系列改进的先导。装有核弹头的短程攻击导弹可以由轰炸机射向一百英里以外的地面目标。

空军现有六十一万三千名军人，而越南战争时期它的最高数字是九十万五千人。在世界各地的一百六十个基地和几十个较小的设施上停着大约八千架飞机。

海军陆战队：设法组织好 海军陆战队正着手设法迅速改变自己的状况。

对海军陆战队的战斗准备状况的不满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连长都在怀疑海军陆战队的的能力。“彻底清扫”这个用语现在正在有十九万五千人的海军陆战队中迅速地传播开来。自从越南战争以来，海军陆战队充满了在营房里犯罪的事件。开小差和受军事法庭制裁的比率也一直比其他军种报告的比率高。

随着美国卷入越南的结束，海军陆战队开始在不抛弃远东的情况下对欧洲给予更多的注意。

◇ ◇

不大却减少了。例如对日本，近几年来一直是苏方出超，而今年上半年则变成将近三亿美元的入超了。

此间西方专家和贸易公司人士就这一点指出，第一，由于西方的通货膨胀，国际价格上涨了。第二，苏联从明年将开始新的五年计划，要吸收西方的技术和机械的趋势很强。

本来，苏联在对西方的贸易上总是入超，但过去同西方的贸易比率是比较小的，所以不成大问题。只有七二年进口大量粮食，出现了巨额赤字，曾经采取过抛售黄金等措施。这次因为购买粮食少则需要二十亿美元，多则需要三十亿美元的外汇。而且预料贸易收支也有巨大逆差，所以要比七二年的情况更加严重。

今天保卫国家的军事力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情况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今天的武装部队比较小。他们的一些关键的武器短缺到危险的程度。他们在计划开支时要考虑一心想紧缩费用的国会的态度。

军人的数量（二百一十万人）比一九五〇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少。自从一九三九年以来海军的舰只第一次降到了五百艘以下。轰炸机、战斗机和其他飞机的数量降到了三十年来的最低点。

在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军事基地都在减少。为了提高效力正在精简一些设施。另外一些设施则为了节约而正在合并起来。

军事计划人员正在设法用更致命的武器来弥补这种缩减。美国军队实际上也拥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火力。整个说来，五角大楼希望在从七月一日起的这个年度花费九百二十八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百分之八。但通货膨胀正在吃掉增加的数额中的很大一部分。而且，新武器要花更多的钱，而国会正在加以阻挠。

其他一些变化也正在使费用上升。金钱取代了征兵作为和平时招募三军的一种手段。

促成这种变动的背后原因是全球事务中的新情况：

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承认，苏联已经打破了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曾经压倒优势的主宰地位。现在的计划工作目的在于最好地利用现有的资金，使国家得到“充足”的防务。

部分地由于费用问题，五角大楼已正式决定不再试图准备在同时打两场大战争和一场较小的战争的作法。由于越南战争的经验，战争计划人员现在认为，比较切实可行同时也比较省钱的办法是把军事力量集中在世界各地的几个“坚固据点”上，例如美国现在在西德、朝鲜和地中海的据点。

下面比较详细地谈谈四个主要军种正在如何

日《读卖新闻》文章 《赤字的苦恼，苏联也一样，原油、木材出口不旺，有严控进口趋势》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九月七日登载特派记者小岛发自莫斯科的文章，题目是《赤字的苦恼，苏联也一样，原油、木材出口不旺，有严格控制进口的趋势》，摘要如下：

额外的粮食代价 苏联曾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西方国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萧条，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到来了”。但是，它自己现在也真正面临这种通货膨胀和萧条了，为了国际收支的赤字而苦恼。其原因是从西方进口的成套设备和各种机器的国际价格上涨，而苏联的主要出口商品，如原油、木材等则

因受到萧条的影响而难于增加，出口的增长赶不上进口。而且今年因为农业歉收，甚至发生了必须用巨额外汇来支付大量粮食进口这种“额外”支出的状态，以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据悉，苏联当局已经采取出售黄金以收购欧洲美元等各种措施，但是，此间贸易公司人士认为，今后对从西方进口也将采取严格措施而提高了警惕。

苏联同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交往，随着缓和政策而有逐年迅速扩大的趋势，七四年，总额为三百九十六亿卢布，其中有一百二十四亿卢布，突破

了百分之三十的大关。这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七，七三年也同样，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这种迅速增长的趋势，今年仍然未变，上半年的实数，对日贸易出口为五亿八千三百万美元，从日本进口为八亿六千六百万美元。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约百分之一百四十。其次是对西德、法国、美国等国家，全都远远超过了去年。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说，今年苏联的对外贸易总额将达五百亿卢布。

对日贸易也是入超问题是今年的情况，苏联进口全都是大幅度增加，而出口虽然数字

德 斯 坦 应 福 特 邀 请 明 年 五 月 访 美

【美新处华盛顿九月十日电】白宫（内森）九月十日新闻发布会：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已经接受了福特的邀请，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参加美国二百周年国庆。福特在邀请中对德斯坦说：“你的访问会突出表明两国人民之间的长期的、非常密切的联系。庆祝我国历史上这个重要时刻的最适宜办法莫过于法国总统进行一次访问了。”

有人问福特是否会会见苏联领导人，即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陷入僵局。内森回答说，他不能“接受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陷入僵局的前提”。他说，基辛格已经拟定了会谈的时间表，并且表示，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在今年年底的会晤照常进行。

【法新社华盛顿九月十日电】白宫发言人内森今天说，福特总统和苏联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关于今年在这里会晤的计划“照常进行”。

白宫人士说，这次最高级会议（原定于今年夏季举行，后来推迟了）在十二月中福特先生于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访问中国回来以前是不会举行的。

坦克司令员冯·罗德介绍「豹」式坦克说 战斗状态重量四十吨 载四人 口径一百零五毫米的加农炮 带炮弹六十发 两挺机枪 八百三十匹马力的多元发动机 最大时速六十二公里

「豹」式坦克与苏联的标准坦克「一三十七吨 配有四十发炮弹的一百一十五毫米的加农炮 五百八十马力的柴油机 时速五十公里」直接相比如何

论武器效力 它们不分高低 论灵活性 「豹」式坦克显然占先 而俄国人坦克的装甲要好些 但是「豹」式坦克的乘员驾驶起来也舒适得不可比

【本刊讯】《埃及新闻报》九月八日发表一篇题为《苏联的目的》的社论，全文如下：

贝鲁特的《使者报》昨天引用一位苏联官员披露的话说，“苏联不打算把中东留给美国人，并将用一切可能的办法进行斗争以挫败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努力。”这位官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莫斯科将同“这个地区的所有民族力量合作”。他又说，他的国家同叙利亚的关系是“牢固的”，同伊拉克的关系是“冷淡的”，同利比亚的关系是“良好的”，同约旦的关系“在发展中”。奇怪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亲密朋友《纽约时报》昨天在社论中说的话，同这位苏联官员对这家亲利比亚的日报所说的话大致一样。该报社论说：“莫斯科实际上是支持叙利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其他阿拉伯好斗分子现在发动的反对协议、特别是反对萨达特总统的政治战。莫斯科将欢迎开罗发生一次把萨达特搞下台并使协议变成一张废纸的政变，这几乎是最明显不过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是为什么呢？《使者报》引用了苏联官员如下的一段话：“我不向你隐瞒，由于中东的事态发展，现在苏联国内有一些问题。公民们在问：我们向这个地区提供了大量援助，并做了很大努力，为什么产生了那样的结果呢？我们对中东的政策可能在什么地方出了错误？”

这是容易回答的。苏联政府过去就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首先是它帮助造成的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冲突，而且现在仍在为了自己的目的

《埃及新闻报》就中东问题发表社论

《苏联的目的》

而利用这个冲突。虽然苏联在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援助之后，也向阿拉伯人提供了对付犹太复国主义的援助，但是后一种援助仅仅足以使冲突保持在白热状态。在一九六七年失败——碰巧，本报没有象当时的其他许多报纸那样把失败归咎于苏联，而完全是归咎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后向埃及提供的武器援助所造成的危险，似乎莫过于使人们仅仅产生了在遥远的将来获得最后解放的希望。当时许多人的印象是，世世代代的埃及士兵在前线“受训是为了迎接伟大的日子”，而这一天却永远不会到来。在埃及变得越来越穷和不安的时候，苏联期望萨达特做些什么呢？难道他们期望他变成共产党人，并把这个国家变成俄国在地中海的一个基地？看来是这样的。由于萨达特不肯那样做，因此，俄国人今天对待萨达特的做法，有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待铁托元帅的做法。当时铁托元帅宁愿使自己的国家独立而不愿使自己的国家沦为苏联的卫星国。那时，莫斯科还惯于把铁托斥为“美国的代理人”。

一九七三年战争前，由于埃及要求遣返苏联军事专家而发生了危机。从俄国人在危机前后的作法，人们还能得出什么其他结论呢？无论是在危机之前，还是在危机之后，埃及得到的武器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比不上以色列所得到的武器。俄国假装关心为自由而奋斗的人，并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原则问题。为什么当时埃及没有受到其他

国家那样的对待呢？埃及提出的遣返苏联专家的要求不过是被当作推行一种已在推行的政策的借口罢了。而且，不可能理解，除了显然是要埃及拜倒在它脚下以外，苏联今天究竟要埃及干什么。

如果它要埃及打仗，那么武器在何处？这个地区只有叙利亚得到了苏联武器。为什么苏联不象对待许多其他国家那样，重新安排埃及的还债日期呢？如果期望埃及打仗，那么重新安排还债日期，将有助于大大改善过于紧张的战时经济。如果埃及要参加联合国决议所要求的和苏联长期以来一直低声谈论的实现和平——全面和平的谈判，要是没有武器怎么能做到呢？难道埃及要作为一个哀求者去日内瓦，还是与其他各方平起平坐呢？

事实是，苏联的兴趣在于使冲突继续下去，这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并无不同之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九四八年在该地区取得了地盘，现在力图扩大地盘。俄国人仍在力图把脚伸进这个地区，办法是使这个或那个阿拉伯国家在武器方面受它的限制。由于埃及认为没有理由把杜巴拉宫的主人换成新主人，俄国失败了。所以，俄国今天采取的行动是由于生气而不是由于爱巴勒斯坦人。如果以色列服从联合国并且有了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苏联为在这个地区搞势力范围所做的努力就会失败。美国人也就会发现，他们没有别的办法，而只能同独立的主权国家打交道了。但是可以肯定，这会更中美国的意，因为如果发生另一场中东冲突，美国失掉的东西要远比俄国多。

印财长说美准备给印五十万吨粮食并可能在明年恢复经援

美联社说印美关系正慢慢地改善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九月九日电】财政部部长苏布拉马尼亚姆今天说，他预期美国即将恢复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两国之间的关系将日益改善。

当印巴两国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孟加拉国问题上发生战争时，美国中断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

苏布拉马尼亚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上周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威廉·西蒙，就经援问题同他举行了会谈。

苏布拉马尼亚姆参加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后昨天从华盛顿回国。

【安莎社新德里九月九日电】财政部长苏布拉马尼亚姆今天在这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很可能在明年恢复对印度的经济援助。

这位部长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华盛顿已经表示准备向印度提供五十万吨粮食。他说，

他希望数量能够增加。

【印新处新德里九月九日电】据印报托报道，印度外长恰范九日自纽约返抵新德里时在机场对记者说，他满怀希望和信心盼望着他打算在十月份到华盛顿参加印美第一次联合委员会会议时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交换意见。

他在回答问题时说：“我希望我们将要进行的意见交换是有益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

有记者问，他是否预料到还要讨论一些政治问题，恰范回答说：

“在正常情况下，举行这种级别的会议时如果我们讨论包括政治问题在内的一些双边关系问题，是不会出人意外的。”

当记者请他就印美关系的现状同六个月前比较发表意见时，恰范说：“双方一直在努力改善关系。让我们满怀

希望和信心展望未来吧。”

这位部长在回答问题时说，他在访问利马和纽约期间同孟加拉国外长乔杜里进行了十分友好和有益的会谈。他说，他们实际上不止谈过二次。他一再说明他们交谈是十分友好和有益的。

【美联社新德里九月十日电】在英·甘地总理最近决定到美国大使馆赴宴的推动下，印美关系正在自华盛顿二月间取消对巴基斯坦的武器禁运以来第一次慢慢地改善。

这个结论是从几件未大肆宣传但是很重要的事件中得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大使馆赴宴。

九日，当外交部长恰范透露他将于十月六日——七日去华盛顿参加旨在改善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化关系的印美委员会的成立仪式时，这种“信号”就更明显了。

恰范今年三月曾取消华盛顿之行，以示抗议福特政府解除实行了十年的对巴基斯坦的武器禁运。

改善关系的主动行动看来主要来自印度方面，虽然没有公开谈到

过采取主动行动的原因。

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甘地夫人的部分动机是希望华盛顿对她自六月二十六日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以来在国内实行的严厉措施能增加谅解。

使印度政府感到沮丧的是，福特总统在接见《时代》周刊记者时认为甘地夫人对反对派的镇压“至少是民主政治的暂时衰败”。

据认为，另一个动机是，印度希望华盛顿能恢复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美国的援助是一九七一年印巴战争期间停止的。

两个月前甘地夫人亲自对一批美国教师说，印度还将欢迎福特总统来访。去年十月，福特接受了一九七五年访问印度的邀请。但是美国官员们说，今年访问“是不可能了”。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说，福特不想现在到这里来，因为他不希望成为似乎赞成甘地夫人的紧急状态法的人。

据悉，萨克斯比大使已对一些印度官员说过，只要印度还实行新闻检查，福特就很难带着人数众多的记者团到这里来访问。

事实上，自从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以来，新闻检查一直是印美关系中的唯一重大刺激因素。

【合众国际社汉城九月九日电】美国军事官员今天说，美驻南朝鲜军事机构，除直接履行联合国军司令部军事责任的机构外，均不再悬挂联合国旗帜。

这些官员说，所有美国军事机构悬挂的联合国旗帜大多数已于八月底以前降下来了。

他们说：“八月十六日开始采取的这一行动，并没有改变联合国军司令部根据朝鲜停战协定所应履行的责任。”

这些官员说，美国在今年六月二十七日给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它愿意采取这种步骤。

他们说，降下联合国的旗帜有助于适当区分直接履行联合国军司令部军事责任的美国部队和根据一九五四年美国南朝鲜共同防御条约在南朝鲜服役的绝大多数美国人。

今年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联合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制定出辅助停战机构的措施，以便可以撤销联合国军司令部。共产党集团只要求在不采取辅助办法的情况下撤销联合国军司令部。

【美联社汉城九月九日电】美国把在南朝鲜大多数美国军事机构上悬挂的联合国旗子悄悄地降下来了，这可能是解散驻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预兆。

有些朝鲜人猜测，把旗子拿掉可能是美国向中国和其它有关国家作出姿态，以制造在联合国以外进行旨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会谈气氛。

朴集团要求美石油公司如期开始勘探海底石油

【合同社汉城九月八日电】据今天消息，南韩政府已经要求海湾石油公司按计划开始勘探韩半岛西海岸的海底石油。

据政府人士说，美国海湾石油公司已经把计划中的石油勘探工程拖延了四、五个月了。

上述人士说，政府曾经催促海湾石油公司实施石油勘探计划，但是该公司一直拖着，也没有提出明确的理由。

有消息说，美国政府恐怕触怒共产党中国，正在对海湾石油公司施加压力，要它在勘探韩国沿海石油方面不要多卷进去。现在还得不到官方对这个消息的评论。

美联社

多数侵略朝美军机构已降下联合国旗帜

印要求各邦政府镇压反对实行紧急状态的活动

【法新社新德里九月九日电】据官方今天说，迄今印度各地大约有三百八十人被捕，十四家印刷厂被查封，因为他们印刷和散发非难

实行紧急状态和鼓励人民起来反抗的秘密小册子和标语。这里发表的一项新闻公报说，联邦政府已要求各邦政府镇压这种活动。

索 尔 兹 伯 里 文 章

《在武汉大学听人议宋江》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九月七日以《在武汉大学听人议宋江》为题，转载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李建章（译音）是武汉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我请他跟我说一说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教学上的变化情况。他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一位专家，而我则正好对于汹涌澎湃的文化大革命对文学和写作所产生的影响感到兴趣。

对于这个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心情思绪所产生的影响，我已经有了一些理解，但我要了解一些更为具体的事情，我要了解李教授以前怎样讲授他的科目，而现在又怎样进行教学。

在跟李教授谈话以前，我听了一次由他的学生讲的课，那是讨论《水浒》的课。这是向武汉大学一个班级讲的课。讲课人阐述他的论点，从根本上说，他的论点是告诫学员不要在票面价值上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宋江的口号和抱负为然。宋在“劫富济贫”的口号下进行战斗。但是，讲课人说，结果他背叛了农民，这恰与十九世纪反对清朝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李

秀成背叛农民的事业相同，并且实际上，这恰与刘少奇刚在昨天背叛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相同。

讲课人说，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宋江并不是代表农民举起造反的旗帜，而是为他一己的利益而这样做。他的行为揭露了他的本质。他曾经到京城去，在那里，他不仅同一个妓女有关系，而且同统治王朝有接触——这只是他背叛的开始。

发言者在政治上分析了这部小说，强调起义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所以有这么多人随宋到了梁山。但因为宋的本质上和哲学上的缺陷，他的领导是不能产生胜利的。事实上，中国有着许多这样的农民起义的经历。总是领导有缺陷。

我问李教授，这位讲课人讲授《水浒》跟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讲授的有什么不同。

李教授有点踌躇，接着就谈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事业上存在着一条错误路线。而就个人来说，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他在讲课中提出了错误的思想，没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那就是对古典文学采取批判的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评了他的错误方法。古典作品普遍被焚之说，是不真实的。有之，那只是孤立的事例。大部分古典作品依然摆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没有受损毁。

“我们必须重视古典作品，”他说。“问题是应当怎样去研究它们。”

检验它们的主要工具，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必须从古典作品中吸取好的，批判坏的。这些作品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作品，因之既有健康的部分，又必定含有糟粕。

文化大革命以前，李教授把宋江完全当做正面人物来介绍。他没有在宋江连同他的个人主义抱负和农民起义之间划清阶级界线。农民起义必须得到肯定的评价，但宋江实际上已经背叛了农民起义的事业。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学生写了大字报，批评李教授对待《水浒》的态度，而他则逐步认识到，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

“然而，”他补充说，我认为他是有点不满足似的，“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我们只是开了个头。我们为

剖析《水浒》所已经做的工作是非常不够的。”

换言之，据我看，文化大革命所已经做的，是主要着重中国名作的社会—政治内容，而以前对它们所作的研究，或多或少是照因袭的文学和文体方向进行的。

这种分析也为另一位古典文学家所支持，他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刘大杰教授。

“在中国历史上，”他说，“历史的推动力一直是农民起义。”

“首先，必须在思想基础上进行分析，然后才能够解决艺术内容上的问题。”

刘教授是（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系的负责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红楼梦》，对此他研究、讲课和写作约四十年。

“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说，“我过分强调了《红楼梦》的爱情主题。现在，这有了完全的改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现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现在，他理解了以前没有理解的《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他向年青人强调的主题是封建主义的压迫；地主和统治阶级怎样剥削劳动人民，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怎样生活于贫困之中。他向学生展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以及在封建制度下情况的普遍恶劣。

【合众国际社新加坡九月十一日电】霍尔德里奇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当了两年副主任之后，最近到这里来当大使了。

有记者问霍尔德里奇，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中国政策是否会有重大改变。他说：“我认为不会有任何改变。我觉得，到今年一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国已出现了一班新的领导人。在那个时候，有十二个副总理，他们已成了政府结构中的重要人物。”

“我要说，政策仍旧一样，领导班子的情况是稳定的，我愿意预言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变化。”

霍尔德里奇说，他没法预言中国和美国将在何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我看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目前有什么紧迫感。中国人一直说，他们等待目前这种关系的出现等了许多年了，如果美国现在不可能采取行动，他们还能再等。”

霍尔德里奇说：“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相当合得来，从实际上讲，我们一起行动是相当经常的事。”

他说，他认为，中国将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和废除美台防御条约作为同北京建立正式关系的先决条件。

【合众国际社东京九月九日电】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安德森在中国访问两周之后乘中国航空公司的喷气机经东京回国。他说，北京现在并没有施加压力要美国加紧同台湾断交。

安德森说：“我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向中国人购买石油。我想他们会愿意向我们出售石油。”

安德森说：“我们希望能够向中国人提供农业资料，并且反过来也能从他们那里得到这种资料。”安德森说，目前中国农村的情况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那里“每一平方尺的土地都在耕种……强调的是每个劳动者个人而不是农业工具。”

安德森说，中国人“目前并没有向美国直接施加任何压力要它改变对台湾的态度”。

安德森说，他认为美中关系正在“大大改善。如果你考虑到地球上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而且他们的领袖是毛泽东而不是严家淦，那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霍尔德里奇在新加坡谈中美关系
美明尼苏达州州长安德森访华后谈中美贸易问题

苏修《真理报》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刊登反华文章

《北京的政治伎俩》

说日本“有些人士倾向于进行冒险和同意中国的要求，这将对日本孕育着严重后果”

【本刊讯】苏修《真理报》九月十日刊登科学院通讯院士米·斯拉德科夫斯基的题为《北京的政治伎俩》的反华文章，摘要如下：

世界公众起初曾认为日中签署“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是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合乎规律的继续。

然而，谈判刚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领导人所关心的，既不是与日本关系的改善，也不是亚洲的政治缓和。他们所以需要未来的“和平友好”条约，是要把它作为将日本纳入自己大国主义反苏政策的轨道，使亚洲大陆局势尖锐化，从

而为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创造条件的一种手段。

从报刊的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要求建立针对苏联的军事联盟。中国领导人建议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共同反对所谓“第三国”在亚洲谋求“霸权”的条款写进条约。

这个“共同反对”到底应该针对谁，北京首领对此作过解释。中国总理邓小平同日本创价学会代表团进行谈话时指出，“第三国”所指的就是苏联。

这种直言不讳的表白，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想把所拟定

的文件变成他们用来针对苏联的大汉族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工具。

可以用什么来解释毛分子领导匆匆忙忙地要在反苏基础上签订日中条约呢？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害怕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欧洲正在顺利发展着的争取集体安全的运动扩大到亚洲。

北京领导坚持把共同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主义”的条款写进同日本的条约所要达到的目的同日本的利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是，在日本，有些人士却不顾事实与逻辑，竭力为北京的反苏和霸权主义行动作辩解。

这些人士倾向于进

行冒险和同意中国的要求，虽然是有条件的。他们力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反对“霸权”同众所周知的和平共处原则有关。然而，在日本的政府人士中，那些头脑清醒的活动家懂得，为毛分子在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承担责任，将对日本孕育着严重的后果。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拿日本公众所周知的五项和平原则作投机，其目的实际上是要为日本执政阵营中的某些人士同意与北京结成反苏同盟的做法进行辩护。

日本政府曾保证，发展同苏联的友好睦邻关系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一项主要任务，它同中国关系的发展不针对第三国。日中和约谈判的进一步进程为日本政府提供了在行动上证实这一声明的可能性。

索 尔 兹 伯 里 文 章

《在武汉大学听人议宋江》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九月七日以《在武汉大学听人议宋江》为题，转载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李建章（译音）是武汉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我请他跟我说一说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教学上的变化情况。他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一位专家，而我则正好对于汹涌澎湃的文化大革命对文学和写作所产生的影响感到兴趣。

对于这个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心情思绪所产生的影响，我已经有了一些理解，但我要了解一些更为具体的事情，我要了解李教授以前怎样讲授他的科目，而现在又怎样进行教学。

在跟李教授谈话以前，我听了一次由他的学生讲的课，那是讨论《水浒》的课。这是向武汉大学一个班级讲的课。讲课人阐述他的论点，从根本上说，他的论点是告诫学员不要在票面价值上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宋江的口号和抱负为然。宋在“劫富济贫”的口号下进行战斗。但是，讲课人说，结果他背叛了农民，这恰与十九世纪反对清朝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李

秀成背叛农民的事业相同，并且实际上，这恰与刘少奇刚在昨天背叛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相同。

讲课人说，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宋江并不是代表农民举起造反的旗帜，而是为他一己的利益而这样做。他的行为揭露了他的本质。他曾经到京城去，在那里，他不仅同一个妓女有关系，而且同统治王朝有接触——这只是他背叛的开始。

发言者在政治上分析了这部小说，强调起义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所以有这么多人随宋到了梁山。但因为宋的本质上和哲学上的缺陷，他的领导是不能产生胜利的。事实上，中国有着许多这样的农民起义的经历。总是领导有缺陷。

我问李教授，这位讲课人讲授《水浒》跟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讲授的有什么不同。

李教授有点踌躇，接着就谈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事业上存在着一条错误路线。而就个人来说，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他在讲课中提出了错误的思想，没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那就是对古典文学采取批判的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评了他的错误方法。古典作品普遍被焚之说，是不真实的。有之，那只是孤立的事例。大部分古典作品依然摆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没有受损毁。

“我们必须重视古典作品，”他说。“问题是应当怎样去研究它们。”

检验它们的主要工具，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必须从古典作品中吸取好的，批判坏的。这些作品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作品，因之既有健康的部分，又必定含有糟粕。

文化大革命以前，李教授把宋江完全当做正面人物来介绍。他没有在宋江连同他的个人主义抱负和农民起义之间划清阶级界线。农民起义必须得到肯定的评价，但宋江实际上已经背叛了农民起义的事业。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学生写了大字报，批评李教授对待《水浒》的态度，而他则逐步认识到，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

“然而，”他补充说，我认为他是有点不满足似的，“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我们只是开了个头。我们为

剖析《水浒》所已经做的工作是非常不够的。”

换言之，据我看，文化大革命所已经做的，是主要着重中国名作的社会—政治内容，而以前对它们所作的研究，或多或少是照因袭的文学和文体方向进行的。

这种分析也为另一位古典文学家所支持，他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刘大杰教授。

“在中国历史上，”他说，“历史的推动力一直是农民起义。”

“首先，必须在思想基础上进行分析，然后才能够解决艺术内容上的问题。”

刘教授是（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系的负责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红楼梦》，对此他研究、讲课和写作约四十年。

“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说，“我过分强调了《红楼梦》的爱情主题。现在，这有了完全的改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现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现在，他理解了以前没有理解的《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他向年青人强调的主题是封建主义的压迫；地主和统治阶级怎样剥削劳动人民，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怎样生活于贫困之中。他向学生展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以及在封建制度下情况的普遍恶劣。

【合众国际社新加坡九月十一日电】霍尔德里奇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当了两年副主任之后，最近到这里来当大使了。

有记者问霍尔德里奇，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中国政策是否会有重大改变。他说：“我认为不会有任何改变。我觉得，到今年一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国已出现了一班新的领导人。在那个时候，有十二个副总理，他们已成了政府结构中的重要人物。”

“我要说，政策仍旧一样，领导班子的情况是稳定的，我愿意预言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变化。”

霍尔德里奇说，他没法预言中国和美国将在何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我看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目前有什么紧迫感。中国人一直说，他们等待目前这种关系的出现等了许多年了，如果美国现在不可能采取行动，他们还能再等。”

霍尔德里奇说：“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相当合得来，从实际上讲，我们一起行动是相当经常的事。”

他说，他认为，中国将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和废除美台防御条约作为同北京建立正式关系的先决条件。

【合众国际社东京九月九日电】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安德森在中国访问两周之后乘中国航空公司的喷气机经东京回国。他说，北京现在并没有施加压力要美国加紧同台湾断交。

安德森说：“我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向中国人购买石油。我想他们会愿意向我们出售石油。”

安德森说：“我们希望能够向中国人提供农业资料，并且反过来也能从他们那里得到这种资料。”安德森说，目前中国农村的情况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那里“每一平方尺的土地都在耕种……强调的是每个劳动者个人而不是农业工具。”

安德森说，中国人“目前并没有向美国直接施加任何压力要它改变对台湾的态度”。

安德森说，他认为美中关系正在“大大改善。如果你考虑到地球上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而且他们的领袖是毛泽东而不是严家淦，那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霍尔德里奇在新加坡谈中美关系
美明尼苏达州州长安德森访华后谈中美贸易问题

苏修《真理报》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刊登反华文章

《北京的政治伎俩》

说日本“有些人士倾向于进行冒险和同意中国的要求，这将对日本孕育着严重后果”

【本刊讯】苏修《真理报》九月十日刊登科学院通讯院士米·斯拉德科夫斯基的题为《北京的政治伎俩》的反华文章，摘要如下：

世界公众起初曾认为日中签署“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是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合乎规律的继续。

然而，谈判刚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领导人所关心的，既不是与日本关系的改善，也不是亚洲的政治缓和。他们所以需要未来的“和平友好”条约，是要把它作为将日本纳入自己大国主义反苏政策的轨道，使亚洲大陆局势尖锐化，从

而为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创造条件的一种手段。

从报刊的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要求建立针对苏联的军事联盟。中国领导人建议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共同反对所谓“第三国”在亚洲谋求“霸权”的条款写进条约。

这个“共同反对”到底应该针对谁，北京首脑对此作过解释。中国总理邓小平同日本创价学会代表团进行谈话时指出，“第三国”所指的就是苏联。

这种直言不讳的表白，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想把所拟定

的文件变成他们用来针对苏联的大汉族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工具。

可以用什么来解释毛分子领导匆匆忙忙地要在反苏基础上签订中日条约呢？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害怕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欧洲正在顺利发展着的争取集体安全的运动扩大到亚洲。

北京领导坚持把共同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主义”的条款写进同日本的条约所要达到的目的同日本的利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是，在日本，有些人士却不顾事实与逻辑，竭力为北京的反苏和霸权主义行动作辩解。

这些人士倾向于进

行冒险和同意中国的要求，虽然是有条件的。他们力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反对“霸权”同众所周知的和平共处原则有关。然而，在日本的政府人士中，那些头脑清醒的活动家懂得，为毛分子在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承担责任，将对日本孕育着严重的后果。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拿日本公众所周知的五项和平原则作投机，其目的实际上是要为日本执政阵营中的某些人士同意与北京结成反苏同盟的做法进行辩护。

日本政府曾保证，发展同苏联的友好睦邻关系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一项主要任务，它同中国关系的发展不针对第三国。日中和约谈判的进一步进程为日本政府提供了在行动上证实这一声明的可能性。